第 1 章　　挥斥方遒

贫寒少年的梦想

奔腾不息的长江水一泻千里。

一叶年深月久的小木船，就在这奔腾不息、一泻千里的长江之水中颠簸、漂浮，顺水而下。

小木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位身材挺拔、面容俊秀的青年，他高昂着头，双眉紧锁着，任凭强劲的江风撩着他浓密的中分式长发，撩着他罩在烟色马甲下的青布长衫。

高耸的江岸上，虬曲的松树缀布在一片衰黄的草丛中，不时有猿啼鹰飞，嗜鱼的鸟儿一阵阵成群结队掠过江面。清凛凛的阳光从两岸的峭壁上扑洒下来，使江水有如银练似的，既遒劲又飘逸。

这是 1919 年，即后来成为中国划时代的那个伟大年度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初春，天气尚带着料峭的寒意。

站在船头的青年叫胡鹤如，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重庆商界奇才、政界黑马的胡子昂。

这一年,他 22 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

胡鹤如的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由此可见父亲对他寄予一片厚望，希望他如鹤一样清高自洁，卓尔不凡。子昂则是他的字，后来他的字被叫开了，倒把本名给忘了。

此刻，他的心，早随着这一江春水，奔腾而去。

他无法不激动。

因为他将要去的是他心仪已久的首都北平。就要告别这生他养他的巴山蜀水了，告别那个与繁华山城仅一江之隔的家乡小镇南坪场！遥远的古都北平，即将开始的求学读书生涯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围绕着这次赴京求学所发生的一切，却让他心情难以平静，难以释怀。

为了这一趟远行，他筹划已久。

子昂在家居七兄妹之长。父亲胡幹丞是清末的入学补廪，家中有承继祖业的 27 石 5 斗租的田地，父亲还要以教书为业，才能维持这个清贫的家境。因此，父亲对他寄予厚望。自小，父亲就教导他要好好读书，在经史古籍中寻求为官致富之路。

父亲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

父亲的话，二伯父胡型芝的金榜题名，恰好作了个很好的注脚。

对于少年子昂来说，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就是二伯父那次衣锦还乡。

那一年，子昂随父亲送二伯父赴京赶考。站在铜元局渡口，子昂看着身穿长袍马褂、一根长辫搭在腊染布包袱上的二伯父。

由于长期闭门读书，作八股文章，子昂看见二伯父脸呈菜

色，立在小小的渡船上，犹如瘦竹临风。他的心随着二伯父的小船飘向巴蜀以外的世界。

不想半年多之后，二伯父金榜题名，高中解元。那是举人考试第一的荣耀角色，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也是官职财富的保证。

当巴县衙门敲锣打鼓把喜报送上家门的时候，整个南坪场都轰动了。而二伯父更是得意，一口气做了 20 余块金字木牌，以“钦赐解元”四个金字牌为前引，自己披红戴花，前面鸣锣开道，后面鞭炮齐鸣，前呼后拥，上坟祭祖。往后数日，二伯父的家宅屋檐，大红灯笼高挂，高朋满座，宾客如云。二伯父又大修祠堂，在落成的那天，连着请名戏班子唱戏三天，酬谢宾客。此一举，不仅南坪场轰动，整个巴县亦为之轰动。

而最受震撼的，却是少年子昂的心。

他的眼里，闪着熠熠的光。他暗暗立下誓言，要发奋读书，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光耀门庭。

然而，在本世纪初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的这一宏图大志，是注定难以实现的。

更因为，他还有一个不安分的心灵。

14 岁那年，他刚上中学，就开始不守清规戒律，带头在学校“闹事”。这种情状一直贯穿着他整个青少年时代，从中学到大学到工作，从巴县到北平，直至重回巴蜀。

子昂 14 岁由巴县小学提前一年进入巴县中学，并被任命为新班班长。

那时巴县中学只有两个班，另一个老生班的班长是他的堂兄胡云汉。两人都是少年早慧，课余常在一起谈论学业，畅想未来。

这一日，两人坐在校园里的一株黄桷树下的青石板凳子

上，谈起英文老师曾小桐，均有不满之辞。

子昂说："这个曾小桐，实是可恶。都什么年代了，还用体罚的方式惩罚学生，提问稍回答不出，就用教鞭扣击手心，或是罚站整整半天。"

云汉道："他哪里是教学，分明是刁难嘛。我们班的同学也都不喜欢他。"

子昂说："既然是两个班所有的同学都不喜欢他，那就把他轰走好罗。"

云汉笑道："这可不是在南坪场，也不像你父亲开的马家店小学，要他走，他不敢不走。"

子昂觉着也对，想了一下，又说："可以想个办法嘛，比如，他曾小桐上课，咱们都不去，他还上啥子课哟？"

胡云汉当即抚掌大笑道："要得，要得！这叫罢课。明天咱就不上曾小桐的课，咱们分头去做班上同学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第三节是新生班的英文课，全班教室空无一人。

第四节是老生班的课，教室同样是空空如也。

英文教员曾小桐自知学生对自己成见颇深，这次罢课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便去找校长文伯鲁。

文先生身材瘦高，满腹诗书，是巴县的名士，在学生中声望很高。他是由巴县小学的国文教员直接调任巴县中学校长的，以治学严谨闻名巴县。

文校长闻报大怒，拍案道："这还了得！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倒学会造反了！给我把两个班长找来问话。"

胡云汉、胡子昂双双立在校长室，垂手听训。

文先生道："古人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毕生致力于教学，只闻师道尊严，没听说过教师严之有错。既然你们不想在此上课，那你们可以背上书包，走罗！"

胡子昂向前急迈一步，分辩道：“我们不是不想上课，只是不想上曾小桐这样老师的课……”

文先生挥挥手，斥道：“退下！回去听从发落。”

次日巴县中学张榜公告，云：……学生班长胡云汉等人无心学业，带头滋事，为首胡云汉开除学籍。新班学生亦有附和，姑念为新招，从宽免咎……

堂兄弟两人又来到黄桷树下。此时，满院的花依然开得很欢，异香扑鼻，只是二人的心境与前次已大不相同。同是班长，云汉独当错责，自己得留校，因此子昂的心中便多了些愧怼。子昂执着堂兄的手，久久无语。

胡云汉明了他的心思，安慰道：“你留下来是好事。文先生是很想培植一批优秀学生的，他在巴小的时候就很器重你，这次对你，也算是手下留情了。好好读书吧，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干一番事业。”

子昂点点头，含泪问道：“不知兄今后将作何打算？

云汉说：“我要去北京。那里才是我们读书人大有作为的天地。”

后来胡云汉果然去了北京，进了法政专门学校。他给堂弟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洲……来京以后，方知巴山以外的天有多宽，地有多广，人的心有多大。盼弟将来亦能来京读书求学，谋求发展。”

这些话，深深地烙在少年子昂的心里。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制度，就这样覆水舟沉。

胡子昂是巴县最早剪去辫子的人之一。他像革命党人那样留起了中分头，这使他看上去格外青春、俊气。

他在给胡云汉的信中激情昂扬地写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革命已然爆发，兄在京都，想必更是感触良深。在渝有同盟会会员杨沧白、朱叔痴等同志，组织领导学生结队上街游行，一同宣传。兄知弟乃向往革命之人，自然亦是满腔热情参加，走上街头，振臂高呼！

十月初二日，绅商学界各同胞，振精神，国旗高竖，一望入云霄，民国根基万古牢！……

辛亥革命对于胡子昂内心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胡子昂把对于革命的热情以及革命所带给他的种种兴奋与激动，都化作对于学业的勤奋努力。因为他知道，民国既已成立，天下大约就该太平了，因此作为个人就该趁年轻多学点真本事，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多作些贡献。故对少年子昂来说，外面的世界愈热闹，他读书愈勤奋。

在巴县中学读书四年，子昂始终是文校长最得意的门生。每学期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是第一，便是第二，从没有下过第

彼时，政府为鼓励学习，成绩前三名的都是官费。子昂乃节俭之人，心地又极善良，他的奖学金所得，除了自给，还长期资助一位叫唐及甫的比他更为贫寒的农家子弟。

1916 年，子昂中学毕业，赴当时的省府所在地成都，以成绩第一考入成都农业专门学校，又获官费资助。

光荫荏苒，子昂在成都农校闭门读书，一晃便是数月。

1917 年 4 月的一天，子昂等入正在教室上课，忽闻街上枪声大作。先是零散如星，继尔密集如豆，渐渐的，离农校越来越近了。

这一节是园艺学课。授课的是一位方姓的中年教员，他翘

着兰花指，扶着金边眼镜，静静的站在讲台上，和学生一道倾听着枪声、杂乱的脚步声、口令和吵嚷声卷进平时寂静的校园。良久,叹了口气,合上书页,自语道：

“打起来了。这川军和滇军，终于又打起来了……”

说着，慢条斯理的收起课本教案，夹到腋下，向着大家挥了一下手，道：“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大家各自逃命吧！”

随后一个箭步，跃下讲台，冲出教室，消失在校园里的常青灌林丛中，无影无踪了。

胡子昂抄一条近道从后门跑出农校，回头一看，只有平时要好的胡文渊、涂仿欧两位重庆同乡跟在身后。三人站在马路上，茫然四顾，皆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迎面过来几个背枪的士兵，从他们说话的口音听出是云南人。这才知道，学校是被滇军给占领了。

滇军是在蔡锷将军发动的第一次护国战争中由云南入川的。护国战争结束后，入川护国军的滇军总司令罗佩金和黔军总司令戴戡，分别当上了四川的督军和省长。

罗佩金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部属。而唐继尧暗存独占四川之心久焉，这一点，当时川军驻扎成都实力又较雄厚的一军军长刘存厚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他所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显然也不可能容忍滇军久居成都，对川军形成威胁之势。如此，川滇之战，不可避免的就发生了。

川滇军阀混战是本世纪初中国军事舞台大混乱、大混战的一个侧面，而无数的无辜百姓在这场混战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如胡子昂这样能在枪口下逃得性命的，算是走运的了。

惊魂甫定，胡文渊同学说：“铺盖卷都丢在学校里了，我身上是一文钱都没有，这以后可如何是好？”

涂仿欧也说：“学校是回不去了。而且我身上本来就没钱，

前些日子捎信让家里寄些钱款来，到现在也没有回音，这可咋办、罗？’

胡子昂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找出百来文铜元，掬在手心，对胡、涂二人说：“我也就只剩下这一笔糊涂帐了。”

二人不禁苦笑，糊（胡）涂帐本是他们同学之间常开的玩笑话。不过胡、涂二人倒是对子昂同学在这种时候还能幽他们一默，心里暗暗敬佩，当下请这位班上的高材生拿主意。胡子昂说“还能怎么办,先回重庆,再作打算吧。”

二人仍是愁肠百结，道：“可你这点钱，也只够三五顿饭钱啊。”

胡子昂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你们就放心跟我走吧。”

三人徒步出了成都市区，来到涪江岸边，寻到了一条装运木柴的小船。胡子昂找到船老板，凭着他的这一副伶牙利齿，极力渲染了这次落荒而逃的种种惊险之处，保证到重庆后付给全部船费，恳请捎他们一程。船老板倒也义气，见他们一介书生，也实在别无他法，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三人于是上了船，顺江而下。

此时正是下午，大半天没有吃饭了，腹中早已是饥肠如鼓。1917 年 4 月的涪江，一片青山绿水，风光无限。但他们哪还有欣赏景物的这一份闲情雅致，都把全部精力用在对付饥饿上了。

子昂平时读书颇多，又出身书香之家，当时社会上还不大多见的《三国》、《水浒》、《石头记》（《红楼梦》）等明清小说，颇有涉猎。此时，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便捡了平时最喜欢的红楼故事，说给胡、涂二人听。从宝玉衔玉而生，直说到黛玉泣血葬花，不仅说得胡、涂两学子如痴如醉，就连那船上摇橹的船工粗人也听得唏嘘不已。

船老板抹了一把鼻子，对胡子昂竖起大拇指，连连说：“这位公子要是在茶坊说书，生意一定了得哟！”

一句话指点了迷津：何不靠知识吃饭？就去说书，好挣一顿饭钱。

第二天，船靠码头，三人下船，说妥了由胡子昂去茶馆说书挣钱。毕竟未曾做过这份营生，心中发怯，找了一家客人少些的馆子，找到茶馆老板说明来意，老板倒是十分欢迎如他们这样的人为他招徕顾客。他们捡了个靠墙的角落，刚坐下来，胡文渊、涂欧仿便开始一边一脚踢胡子昂的脚。胡子昂无奈，只得红着脸，清了半天嗓子，终于开了口。

第一次说的是一段《三国》，因初上场，没有经验，加之又是人们已经烂熟于心的桃园三结义，故而听众不多，得钱也少。但是，这一开了头，胡子昂便渐入佳境，情况有了很大好转，听众扔钱很是踊跃。

三人一路靠子昂说书吃饭，居然还吃得可以，偶尔还能请仗义的船老板吃一盘辣子鸡，就着两岸的风光，饮一壶辣辣的老白干酒……

船就要进入三峡了。

胡子昂依然立在船头。想起那次成都历险，由乐山到宜宾，沿长江又回重庆一路说评书的经历，他的嘴角不禁浮起一丝笑意。

人也许就是这样。他想，许多事，意想不到的事，以为不会做的事，若为情势所迫，都会做了，而且还能做得不错。

1917 年 4 月由成都回重庆后，胡子昂的学业被打断了。父亲忧心忡忡，不忍长子的美好前程就此半途而废，问子昂今后的打算。子昂说：“我想眼下先去学校教书，积存点钱。”

父亲又问：“然后呢？”

子昂答道："然后去北平，上大学。"

北平是胡子昂青年时代的梦想。

父亲默然颔首。他知道儿子的心思，他知道儿子心比天高，是不会在南坪这样的小地方默默无闻度过一生的。恰好舅父刘衡仿来看他，子昂便把自己的心思说给舅父听，舅父便说："那你就到我的学校来教书吧。"

舅父刘衡仿亦是高等学校毕业，此时在巴县的木洞小学任校长。就这样，子昂夹着一个小包袱，只身来到远离南坪的那个叫木洞的小学，做了孩子王。月薪 20 余元。

那时的胡子昂，心情是宁静的。

过着清贫的教员生活。每日，有辣辣的泡菜、稀饭、馍填饱肚子即可，用他那微薄的薪水，积攒着他那个大大的梦。放学之后，大石块垒成的校舍变得异常空旷，他便捧了厚厚的书卷，坐在校门口的场地上，静静地读。偶尔会抬起头，放眼满目的青山、巨石、飞鸟，心尝试着飞往大山以外的地方。只在节假日，买些当地母亲爱吃的风味点心，回家看看双亲。

教书不到两年，居然存了 200 多元。

眼看着高校招生的准备工作又要开始了，子昂在木洞小学终于呆不住了，他想自己与世隔绝太久了，再呆下去，自己就会变成这大山里的一块石头了。于是，他跟舅父辞了教职，回到南坪的家里。

怀里揣着 200 多块钱，他知道，这远远不够远赴北平求学的费用。无奈之下，便去求助大伯父。

大伯父叫胡仙庭，在南坪镇上开了个山货庄，几年后，山货庄变成了庆源洋行，拥有家资银元几十万两。其实，胡家的人都知道，那是他勾结洋商经营烟土赚来的黑心钱。

子昂穿过深深的庭院来找大伯父的时候，胡仙庭正躺在桃心木架子床上抽大烟。等他过足了烟瘾，才拖着长腔问子昂：

“子娃子呀，你来啥事嘛？”

胡子昂答道：“大伯父，我想去北平读书，可是身上的钱不，不太够……”

“要钱？”大伯父的脸上明显掠过不悦之色。

“不,是借。”子昂强调说,“我会还你的。”

大伯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用手里的烟枪点着胡子昂数落道：“我没听说过一个人一定要读书，而且还要到北平读书，才有出息。你瞧你大伯父我，没读过几天书，斗大的字识不过一箩，不是也做生意发了财吗？北平你就不要去罗，就在我这里当个算徒,记个帐,慢慢也能混出个人样来的……”

没等大伯父把话说完，胡子昂扭头就走，他气得满脸通红，离开了庆源洋行。

回到家，正自生气，大伯父却又派了个小学徒送来了50块钱，说是送给他做盘缠。胡子昂断然拒绝，并对庆源洋行的小学徒说：“请转告大伯父，人穷不一定志短。还有，鸦片是毒害、蚀杀国民的毒物，这种生意是做不得的。”

父亲嘉许地点点头，对子昂说：“找他这种人借钱，简直是与虎谋皮。你是对的，人要活得有骨气。”

就这样，胡子昂搭上亲戚家的一条小木船，独自踏上了东出巴川、北上求学之路……

看见夔门了。

这正是1919年初春水枯的季节，一座巨大的礁石轰然出水，高高耸立在夔门峡口，犹如出水猛兽，横卧江心，紧锁夔门。

这就是“群龙翻地轴，一象塞天门”的夔门滟预堆吗？子昂面向着巨石，想象着夏秋洪汛季节到来的时候，它隐于江底，宛如水下蛟龙，激起浪漩千重，狂浪万卷，回水西流，涛声如雷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情景，心中不禁更加豪情万种，气贯长虹。

接下来便是诗城白帝城了。

胡子昂眺望着那青葱苍郁坠翡滴翠的白帝山，那红墙彩亭的白帝庙，怀想着古人的动人事迹，脱口吟诵出李白那首已流传千古的名诗：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青年子昂正诗意盎然，不想前途险象重生。

忽然,风乍起，白浪高卷，扑向这江心中孤零零无援无助的小木船。顿时，水涌船舱，可 怜那几箱衣物，尽被江水浸透。

随后更是历尽艰险，才抵宜昌。

在宜昌换船，驶至汉口，然后转车去北平。

1919 年初春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胡子昂终于看到了紫禁城。

那一堵堵高不可攀的朱色墙壁，那一片片看上去辉煌夺目的琉璃瓦，便是历代皇帝的龙蟠虎踞之地吗？越过这些堂皇的宫殿，胡子昂更清楚的看见了那满街飞奔的轿车、马车、黄包车，看见高大的洋人傲立.在缩着脖子叫卖冰糖葫芦、卤煮火烧、牛肚羊杂的灰色百姓之中，看见了连绵不绝的黑色平房四合院和被大脚板踩得凸凹不平的青砖道路……

胡子昂看到的是一个已然破败的北平。

他感到有些失望。因为这不是他想象中的首都。

一介书生惊朝野

1920 年，深秋。北平。

出阜成门,由望海楼往西,连着钓鱼台、罗道庄、蔡公庄,是一片广阔的原野，著名的京城八校之一的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就座落在这里。

是下午自修的时间了，一位身穿灰布长衫，脖子围一条白色围巾的青年学子走出农校的拱形大门，他慢慢地走在郊外的道路上，欣赏着这荒野的景色。

深秋的北平，满眼是一片萧瑟的秋意。尤其是这京城郊外，早已是苇黄林枯，正是黄沙吹白杨，老树映残照，偶尔，会有一只野鹤从林中飞起，远处不时传来骆驼悠闲的铃声。

他就是胡子昂。

到北平已是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来，胡子昂感到自己从内心到外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他已经是北平农业专门学校的一名莘莘学子了。而内心的变化，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种变化是巨大的，从未有过的。 1919 年的春天，他由重庆来北平之后，先是住在当法官的二伯父的家中，靠了他的介绍，进入崇德教会学校补习英语、数学，为报考大学作准备。

刚进入教会学校，五四运动就爆发了。这场带有革命性的大风暴，源起于北京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在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上签订丧权辱国的条款，工、商、学界一起奋起，迅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要民主要科学的巨大浪潮。这在青年子昂的内心里不能不掀起巨大的波澜。

胡子昂在教室里坐不住了，不顾校方的明令反对，约集了几个同学，也顾不得和其他学校联系，便跑到长安街，加入到工人学生的示威游行的行列。

当然，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但是他真切地感觉到一种心灵的巨大撞击，感受到身体里血液的灼烫和奔涌。他感到祖国大地就如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苏醒，开始跳跃搏动，古老的中华民族出现了新生的希望。

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激情，于是年秋，考入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鹤如，鹤如！”一位同学边跑边摇着手里的纸片，来找胡子昂。胡子昂这时的名字叫胡鹤如。“尹聘，什么事这么着急？”胡子昂问道。

尹聘是胡子昂的同学，也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尹聘喘着气，激动地说：“鹤如，你起草的《国立北京农业专科学校全体学生请改建本校为农业大学意见书》，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真的？”胡子昂也兴奋起来，“同学们怎么说？”

“大家都说，你这长达 3000 多字的‘改大’理由书，简直写得太好了！特别是这五个计：为改良农业计、为扩张农业教育计、为振兴实业计、为巩固国家根本计、为维持国家体面计，确实让人觉得‘不得不亟设农业大学’。还有这改大的条件，”尹聘翻了几页，念道：“本校地址广大，足敷农事实验之用。设备虽未完全，而扩充颇易。且本校又在首都，交通便利，四方同志咸可来校。故改大学，地不必增，费不需多，一旦扩充顿可改观。故改大学，尤以本校为最宜。”

胡子昂击掌道：“好！立即拿出去发表。”

1920 年 12 月 10、11 日两天，《晨报》全文登载由胡子昂撰写的北京农专改大学《理由书》。

这就是由胡子昂发起的、轰动京城乃至全国的北农改大运动。

北京农专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农科、农科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农科大学。1914 年(民国 3 年)，教育部下令将农科大学改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归教育部直辖，学制三年。

1917 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议案，要将大学组织进行根本改组，建议大学专文理科，其他附设的法、医、工、农、商专科别立为大学，得到广泛的支持。次年，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校令》，使专门学校改组称大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但由于当时的形势正处于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高潮，改大的事就被搁了下来。

胡子昂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北京，上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胡子昂一入学，正赶上国立八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开展支援救亡的募捐活动，于是胡子昂热情洋溢地一头扎进了这些极富政治意义的社会活动中。

青年胡子昂容貌俊秀，声音宏亮，立即成了北农新剧团的台柱子。

北农新剧团在当时北京高校的舞台上曾经十分活跃，五四时期以一出《美人剑》誉满京城，当时的演出说明书作为革命历史文物至今仍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唤起民众，开展募捐，胡子昂等人自编自演话剧《鹊巢鸠居》。为扩大影响，胡子昂等人决定把这出话剧推向社会。

但是，在哪儿演，才能产生更好的影响呢？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胡子昂找到了老师周建侯，合计了半宿，忽然脑子一亮，柳暗花明，去找国会议员蒲伯英。

一来，他的儿子蒲耀文和胡子昂是同学，二来，蒲伯英是四川人，前清解元，胡子昂可以和他拉这个关系。蒲伯英又曾任过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次长和北平市督办等职，在社会上很有些影响，而且，他对新文化运动又是比较支持的，因此如能取得蒲议员的支持，这个戏就算成功一半了。

胡子昂于是去蒲府，以老乡和晚生的名义登门造访。蒲议员对子昂很客气，当子昂说明来意后，蒲议员果然很热心，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为他们联系到了新民大剧院作为演出场地，话剧《鹊巢鸠居》得以面向社会，公开演出。

那天晚上，新民大剧院座无虚席。大灯熄灭，胡子昂踩着追光灯走上前台，发表演讲，他振臂大声疾呼：“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大家要齐心起来救国。”

一席简短讲话几次博得热烈掌声，反响十分强烈，第一次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收到的捐款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

新生胡子昂也因此在北农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

次年，胡子昂又约集赖宪伯、郑昌明、胡继康等志同道合、热心于社会活动的同学，组织起农声社，创办了《新农业》杂志，致力于发展科学、改良农业技术、振救中华的宣传活动。活动经费由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募集赞助。极力支持他们的是学校农科主任许璇和教师周建侯。这个杂志办了几期，后来由于主办人忙于干别的事，便停办了。

1920 年 4 月 20 日，《晨报》首次披露“农校将改农大”的消息，称：“教育部以国立农业专门学校规模宏大，设备亦完善，拟改农业大学，以资造就高深人才，日内可望提出国务会议讨论。”

农校的师生因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好几个月过去了，政府毫无动静，倒是法政学校改大学已被提到议事日程。

专科改大学，不仅是名字上好听了，而且涉及编制、经费、学制及学生毕业后就业等诸多问题，因此，农校人感到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必须去争取。

其中最活跃的人物又是胡子昂。虽然他才刚入学不久，但却处处显示出一种领袖的风范。这年 11 月的 21 日，农校全体同学开会决定，成立大学促成会，胡子昂被推举为会长，由他负责起草有关文件，广为散发，目的是联络全国农业专家发表意见，取得支持。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12 月中旬，胡子昂等人请来梁启超到农专发表演说，这位中国改良主义的先驱在演说中明确表态，支持农专“改大”。

梁启超的话无疑给胡子昂等一批学生激进分子以极大的鼓励。“鹤如，下一步怎么办？”正在兴头上的大学促成会的同学们，纷纷要会长胡子昂拿主意。

“找我们农专的创始人严修，”胡子昂沉思地说，“我想严修先生会支持我们的，而他在中国知识界是很有些说服力的。”

此时严修正在天津的家中养病。严修（1860—1929）先生是清末教育界的一位知名人物，1908 年，担任过清廷的学部左侍郎，后因病免职；辛亥革命后的 1914 年，曾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但未就职。京师大学堂办农科，严修是决策者之一。因此，胡子昂要找严修，是很有道理的。

不久，胡子昂和尹聘三下天津，求见严修。第一次，严修因病不能接见，两人无功而返；第二次，胡子昂又登严府，严修依然卧在病榻，此时正是 1920 年的严冬，他患的又是哮喘，说话都很困难，只让家人收下了胡子昂带来的那份长达 3000 言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